

向鸟儿学一学

■张 佳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唐代诗人王维的这首《鸟鸣涧》历来脍炙人口，但第三句却有点令人费解，“月出”无声无息，如何可以“惊山鸟”？有人说，这是因为月亮升起，给这夜幕笼罩的空谷带来皎洁银辉，竟使山鸟惊觉起来。但如果我们再较较真，往下想想，夜晚云破月出或乌云遮月，本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十分普通，山鸟早已习以为常，是不会“惊讶”的。若月出一次便“惊”一次，晚上这样折腾，鸟儿如何受得了？十天半月下来，睡眠质量不高的山鸟岂不就一命呜呼了。

当然这只是笔者钻牛角尖开个玩笑罢了。其实鸟儿是很懂得作息规律的动物，睡觉对它们来说可能和觅食一样是头等大事。记得当年在德国的时候，阳台常常有大大小小各类鸟儿光顾，最多的是麻雀。我常常拿一些面包款待这些貌不惊人却活泼可爱的小生



灵。日子久了，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这些麻雀虽小，饭量却大，似乎永远吃不饱，有时还带家带口，带着几只刚会飞行的雏鸟一起来觅食。不过它们胃口再好，也从不耽误睡觉的时间。德国的纬度比较高，夏季晚上到了八九点钟天还是亮着的。而麻雀们却不管夜幕是否降临，也不管我给它们的美食是否已经吃完，每天到了点就飞回树从里叽叽喳喳一阵子，然后按时就寝，从不熬夜。即使有再圆再亮的“月出”，也不曾惊动它们的好梦。

现代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为了工作业绩，为了升职，或为了社会认同，熬夜几乎可说是一种无奈的常态，有几个人能像鸟儿一样做到按时早睡早起？过劳死、英年早逝之类的新闻近年来屡屡见诸报端。现代社会节奏快，竞争强，我们更要注意保持平和的心态，在积极追求的同时也要从容对待。当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为生活而拼搏的时候，不要忘记毛主席的名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在遵循生活的自然规律方面，人不妨也向小小的鸟儿学一学。

明天会怎样

■周云海

上班工作忙阿拉伯数字，下班回家烦油盐酱醋，天凉添衣，下雨打伞，每天的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过着，过着。

有时随家人看电视剧生活片、看生活时尚频道节目、看中间插播的商业广告，心绪会游离于眼前的聚焦内容，已过神不惑、知天命之年，现又奔花甲之年的我，心底偶尔也漾起幽幽微澜。我乃平常人，今夕何夕，我与幸福人生的距离，有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疏远嘞。

对自己历经的人生状态，私下里每每有这样比喻：来到人世，仿佛看一场剧情平庸拖沓的电影，没有跌宕，更无峰回路转；虽然影片放映已近尾声，却一直没有精彩高潮的呈现，看得昏沉乏味，在失望和失落里，等待谢幕散场……

有形容孩子单纯：仿佛崽也长不大。其实用在很多成人身上一样：总也不能参悟、淡泊人生。在周日的一场知青聚会上，两个没有预兆的重磅讯息一前一后袭来，犹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人猛拍后背。先是一位在知青群里颇具人脉的农友大哥没来参加聚会，私询之，有知情者悄悄告知，该农友大哥遭遇丧子之痛，今天正是其儿的大殓日。啊？低低的耳语不啻是惊雷震耳！令人不可置信却又不得不信。去年，农友大哥不还在我们知青群里晒他们祖孙三代欢乐出游的天伦照吗？真是人生无常，命运多

舛！惜乎！慨之！

稍事回神，遂又与农友们在餐席上高谈阔论，在事现状、家长里短……不料席间接一个电话又让我惊愕不已：正值壮年的妹夫现送医院治病……谈虎色变，一向伟莫如深的恶病突袭身边的亲人，心，沉沉地，坠下去，坠下去。

明天会怎样？我们不确定。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许明天我们心遂所愿，也许明天并非我们所想的，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终得承受。可也正是因为不确定，就更应活在当下。

明天会怎样？不知道。

因为希望、因为憧憬、因为梦想，因为对今天现状的不满……我们期待未来、不留遗憾，憧憬明日灿烂的天空照亮今日的心胸，梦想明天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命运，或“咸鱼翻身”或大展宏图！

其实，我们真正能够把握的只有“今天”。也许今天不富有，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白丁；也许生活中琐碎的小事太多，烦恼辛劳太多；也许我们不善表达、匮乏爱的润泽；但至少现在的我们，年近花甲的我们是平安的、充实的。幸甚，幸甚！

平安即是我们今天的幸福。要好好地、快乐地把握好我们生命中的今天！



雏凤清音

暴雨过后，你应该记得走进花园里(如果你很懒，站在阳台上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鸟鸣声中走进花园。别急，闭上眼睛，放慢自己的呼吸，让每一寸肌肤浸润在花香弥漫的湿气中。放松，听清了吗？那是来自麻雀、喜鹊、乌桢、斑鸠，还有白头翁的合唱。在歌声中，你可以试着做一次配对游戏，把声音和鸟儿联系起来。记住，千万别动！鸟儿就像是乐队里高傲的首席小提琴手，你若打扰了它，那歌声停止的同时，它们也会扑打着翅膀飞远了。

现在睁开双眼，你是不是瞬间感觉世界变得更清晰明亮了？是时候用你清澈的慧眼去目睹初夏的花开了。还记得刚刚踏入花园时浓郁的香甜气息吗？对了，那就是栀子花！烈日下去品味栀子花香，就好像走过一位时髦女郎的身边，奢侈的香味有些呛人，掩盖了清纯淡雅的美。趁现在雨后水汽还未散去的时候，赶紧拥抱洁白的栀子花，就像是遇见了豆蔻年华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懵懂女孩，充满了朴实与童趣。当然你大可不必粗鲁地把脸凑向花蕊，只要静静地端坐在花间，自然会有徐徐凉风把满枝芳华送进你的心房。你若是牵挂栀子花的芬芳，可以拿起园艺剪，轻轻剪下

夏有凉风

■师大一附中 李承扬

一朵插进茶几上的花瓶里，静静等候家人的回归，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惊喜！不过要记住，剪花的时候动作一定要快，千万别让对门的张大爷看见。要不然，他会认定你是一个破坏绿化的坏孩子。

你是否在正午的时候留意过飞来的蝴蝶？那一次我恰巧路过楼下的花园。盛夏时节的花园已没有雨后沁人心脾的栀子花香了，就连随风飘零的花瓣也已被埋藏在在薄薄的泥土之下。正午的骄阳烘烤着大地，灌木丛间墨绿的叶子也显得焦枯萎曲。

忽然，一阵清风不期而至，所到之处带来了一对雪白的蝴蝶。蝴蝶扑闪着翅膀，忽高忽低地飞着，就像暮春时节簌簌落下的海棠花。究竟是清风吹来了蝴蝶，还是蝴蝶扇起了清风？也许你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你是否常为午后的燥热而烦恼？两三点钟的时候，配上此起彼伏的蝉鸣，简直会把人逼疯！不过不要紧，静静地点上一盘印度香(上好的檀香最佳)，然后在屋檐下挂上一只小巧的风铃，再沏上一壶龙井，翻开书，比如《花间词》。让自己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渐渐忘却了窗外的蝉鸣。当风铃响起的时候，檀香、茶香、书香交织在一起，把你笼罩在一个清静的

世界里，再也不必为了全世界轰轰作响的热气而焦躁难安了。

夏夜里的凉风一定算得上是整个夏天最出彩的景色之一！你若有闲情逸致，不如在七夕节前往魔都附近的乡村，比如崇明岛，远离城市的浮华喧嚣。晚饭过后的仲夏，正如萧红所描绘的那样，在乡村上空都聚拢了火烧云，放眼望向小屋后的几百亩田地，金灿灿的一片，会让人误以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来。等到火烧云全都褪去时，夜幕悄悄拉上，清风也默不作声地吹来了。

在乡村，没有了城市里杂音和灯光的打扰，满天繁星会显得格外明亮。甚至你还能隐约看到银河缓缓流下(你若想要看见一条清澈透明的银河，那还是应该到人迹罕至的山林里去)，与身前的小河汇聚在天际的尽头。站在小桥上，你会听见纺织娘伴着清风歌唱，蛐蛐的低吟，还有猫头鹰的对话。望着星夜，牛郎织女隔着银河相望，清风一阵阵吹来，却吹不醒安眠的喜鹊。没有了鹊桥，他们只能在风中脉脉相望，年年如此。

夜深了，又一阵风吹来，吹灭台上七盏灯，也许是悄悄地提醒你，该睡了。

指导老师：郭 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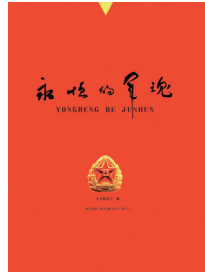
求学 留学 自学

长春解放后，我回到长春。1949年3月29日，我考上第一军医大学，正式入伍。我们入学的时候，先是生产建校。所谓生产建校，不是种地，是去拆原来国民党，包括日伪时期修的楼房碉堡，整理教学楼，我们学员队整理了内科、外科基础部的大楼。同时进行政治学习教育，开始一些思想教育和世界观的学习。以后学了拉丁语才进入医学课程的学习，刚学完基础课程，把我调到了生理系作研究生两年。后来，又去学临床课程。1955年12月，经过五年的学习，我大学本科毕业。在毕业的前一年，我们国家发展空军，学校请苏联专家波波夫教授给我们讲航空生理，还有一些其他相关课程，我成为航空军医一班的学员。

毕业以后，组织上挑选我们十几个人留校做研究生，我是在航空医学系作研究生，实际也没做什么研究，就是当副讲、小教员。我记得在1950年有这么一项研究工作，抗美援朝下来的伤员有相当多是冻伤。上海同济大学还派了一个著名的医疗队，为了保住伤员生命，有的也只好做截肢。上面给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在哪种温度之下、多长时间能够复温，以减少截肢造成的残废率。那时候没现在这个条件，我们冬天到楼顶上去拿兔子做实验。实验中把兔子耳朵冻伤以后，放在水里，观察在多少温度，怎么样的速度下，能够减少细胞组织的坏死。后来在航医系又做了一个加压供氧的题目，因为离心力太大的话，不加压供氧头部缺血缺氧。所以说我在军医大学的学习，一个是受教育，还有一个学习实践。参加了冻伤适宜温度的复苏和加压供氧的研究工作。

我是在1954年4月28日入的党，当时在学员队里面做班长。有一些老同志，还是营级干部，我们在一个支部里面。经过入党介绍人，按入党程序，进行入党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以后我又做了一些党内的工作，在苏联时任留学医学部支委的组织委员，归国后在海研所任副所长、所长时做党委书记。曾经是中共海军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及第四届、第五届海军后勤部党委委员。

1957年8月我到苏联留学，1961年4月回国，近四年时间。当时在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以基洛夫命名荣膺列宁勋章的军事医学院特殊生理系作研究。是经第一军医大学推荐选派，然后进行考试，地点在北京302医院旁边一个招待所，考试内容是基础医学必要的理论。考试录取后，由总后勤部、卫生部、干部处派我们到留学生预备部学习俄语，地点在山东潍坊。这期间正好赶上闹流感，说是学习半年，实际只学了三个月。出国前夕，总部确定我从航空生理学，转为从事海军生理学研究。总后的首长叫我到上海军事医学科学院请教蔡翹教授，以确定我到苏联去做什么题目。记得蔡老说：“我国有辽阔的海洋，海军需要发展，因而海军医学也要跟上形势。”“刘景昌，你搞海军潜水特种医学。”另外呢，你再学点生理声学，这可能有用。”根据蔡老的指示，我确定了研究高压气、高压气流噪音对机体的影响学位论文题目。从此，我在特殊生理学上迈开了新的一步。蔡老的



永恒的军魂

刘景昌(口述) 潘玉民(撰写)

书籍节选

决策和教诲，对我起了决定性的定向和导航作用。

那一年，我们派去苏联留学学医的有三个人。到苏联基洛夫军事学院后进行了入学考试，形式是面试。当然我们都做了准备，在国内俄语也打下了一定基础。面试现场有三位教官，主要问题我记得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生理学的问题，我做生理研究的时间比较长，回答这个没有问题；二是《共产党宣言》、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相关问题，这些也都知道；三是苏联的文化艺术、人文的问题，我那时候包括原版高尔基的《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知道。但最后问到苏联芭蕾舞，把我考住了，芭蕾舞没看过，也不知道。我说舞蹈我知道，他说不是，要讲芭蕾舞。我说我答不出来。他说《天鹅湖》啊！可以看出，他们考试范围不是刻板的考某个专业，而是要考你各个方面的基础知识，社会科学、哲学、还包括文学艺术。基洛夫军事医学院给我们开课的教授，都是级别比较高的，有的是将军级。学医的知道的如康·米·贝柯夫等院士。1961年，经过刻苦钻研，在导师指导下，我完成了《高气压和高压气流噪音对高级神经活动的影响》学位论文，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

从1957年以来，我一直从事生理科学，尤其是特殊环境生理学的研究，着重在高气压生理学和潜水医学研究，在国内首先开展了氦氧潜水生理学有关课题研究，多次主持和参加氦氧深水应用理论研究和生理学机制。同时深入进行了氦氧潜水生理学有关课题研究，多次主持和参加氦氧潜水应用理论研究和大量现场作业的医学保障工作，完成诸如南京长江大桥水下工程和大屯煤矿打捞大钻头等多项重大任务。在国内首先提出氦语音的生理机制应用超声 Doppler 技术检测潜水减压病气泡，合作研制了 Doppler 超声气泡检测仪。另外，我主持并参加了高压氦医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在微循环生理和病理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成就，以及水下冲击损伤生物力学研究等。此外，在航海医学和武器装备的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方面也从事有关的研究，担任过一些教学任务。发表了专业学术论文 100 余篇，合著撰写《潜水医学》《医学百科全书航海潜水分卷》等 6 部著作。1992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海研所的经历比较多，我这里仅说几件我记忆深刻的事。

我回国时，最初被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从事氦氧潜水生理与医学的研究。蔡翹教授任所长。1962 年 7 月，在蔡老和沈霁春主任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们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次氦氧潜水，在舱内潜水员下潜到 160 米，创造了我国深潜水的新记录，检验了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新装具，总

点绛唇·蜂蝶戏

■梅莉莎

红翠芳菲，正千姿送风千里。
为谁情致，共沐骄阳戏。
别样春归，最是谁欢喜？
微风起，一帘花气，又倚云窗矣。

风 雨

■苑 辉

菁菁隐风雨，辗转闻初鸣。
日出逐星汉，不见牵牛行。
奔走无归年，归年且忘情。
迟迟夹蹊道，翩翩孤影清。
素幽含芳烈，弱叶悬风盈。
山水出云崖，流波濯我缨。

